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呼吸秋千>>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呼吸秋千>>

13位ISBN编号：9787214064516

10位ISBN编号：7214064510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时间：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德] 赫塔·米勒

页数：278

字数：214000

译者：余杨,吴文权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赫塔•米勒的最新作品，甫一出版便获得了德国书奖，被誉为“一部气势磅礴，夺人心魄及令人谦恭的小说，也许是这个秋季最令人难忘的读物”。
故事背景设定于“二战”结束时，主人公是17岁男孩，他被送到乌克兰劳动营。
这些曾在“二战”中与纳粹政权合作过的德国人，受尽非人的待遇。
作者以大角度描绘了这个悲惨的年代。

作者简介

赫塔•米勒，女，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
1987年与丈夫、小说家理查德•瓦格移居西德，现常居柏林。
1982年，处女作、短篇小说集《低地》出版。
她曾多次获得德国的文学奖项。

书籍目录

收拾行装麦得草水泥石灰妇女鱼龙混杂的一群人木头和棉花激动人心的年代关于坐车关于严厉的人对伊尔玛•普费佛来说，幸运太多了那么一点点黑杨树手帕和老鼠关于心铲关于饥饿天使石煤烧酒齐柏林飞船关于布谷鸟钟的虚无之痛巡夜人卡蒂面包失窃案弯月马利亚从自己的面包到兔脸面包关于煤时间一秒秒过去关于黄沙俄国人也有他们的法子枞树十个卢布关于饥饿天使拉丁语里的秘密炉渣砖轻信的瓶子和多疑的瓶子关于日光中毒每一班都是件艺术品天鹅歌唱时关于炉渣酒红色丝巾关于化学物质谁把那块国土给换了土豆人天在下,地在上关于无聊种种我的替代兄弟在这行字下面的空白处闵可夫斯基天线黑狗干吗勺勺计较我的饥饿天使曾经是律师我有个计划铁皮之吻事物之道白兔乡愁。好像我需要它似的一个令人豁然开朗的时刻像干草一样草率劳动营里的幸福人要生活。
人只活一回总有一天我会走在优雅的铺石路面上如静寂般彻底无动于衷的人你在维也纳有个孩子吗？手杖听写本我依旧是那架钢琴关于宝贝后记

章节摘录

收拾行装　　我所有的东西都带在身边。
换句话说：属于我的一切都与我如影随行。
当时我把所有的家当都带上了。
说是我的，其实它们原先并不属于我。
它们要么是改装过的，要么是别人的。
猪皮行李箱是以前装留声机用的。
薄大衣是父亲的。
领口镶着丝绒滚边的洋气大衣是祖父的。
灯笼裤是埃德温叔叔的。
皮绑腿是邻居卡尔普先生的。
绿羊毛手套是费妮姑姑的。
只有酒红色的真丝围巾和小收纳包是我自己的，是前一年圣诞节收到的礼物。
1945年1月还在打仗。
大冬天的，我要被送到俄国人那里去。
天晓得是什么鬼地方。
这消息让大家震惊。
每个人都想送我点儿什么，指望它们兴许能派得上用场，虽然它们什么忙也帮不上，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得上忙。
因为我上了俄国人的名单，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所以大家都心思不一地送了我点儿东西。
我收下了它们。
17岁的我心想，这次离家来的正是时候。
不一定非得是上俄国人的名单，只要能离开家，只要将来情况不会变得太糟，于我而言甚至是件好事。
我要离开这针尖大的小城，这里所有的石头都长着眼睛。
我一点儿都不害怕，而是掩饰着自己迫不及待的心情。
还有几分良心不安吧，因为那份让我的亲人绝望的名单，于我却是颇可以接受的处境。
他们担心我在异地他乡会出事儿。
我只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其实我已经犯了点事儿，见不得人的事儿。
它变态、肮脏、无耻，也妙不可言。
这事儿发生在桤木公园，就在浅草丛生的小山包后面最隐秘的地方。
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公园中央的那个圆亭子，每逢节假日总有乐队在那里演奏。
我在里面坐了一会儿。
透过细木缝，阳光刺眼地扎了进来。
我看到了恐惧，空洞的圆形的、四边形的、梯形的恐惧，经由白色的藤蔓和利爪连在了一起。
这个图案里有我的迷乱，也有我母亲脸上的震惊。
在亭子里我对自己发誓：我再也不来这个公园了。
我越是不让自己去，就去得越勤。
两天之后我又去了，公园里的人都管这叫“幽会”。
第二次幽会时，我见的还是第一次约的那个男人，绰号叫做“燕子”。
第二个男人是新来的，绰号叫“圣诞树”。
第三个叫“耳朵”。
接着来的是“绳子”，然后是“黄鹂”和“帽子”，再后来是“兔子”、“猫”、“海鸥”，还有“珍珠”。
只有我们知道，哪个绰号对应哪个人。

大家在公园里肆意更换着伴侣，我也任由他们把我转来转去。
那是夏季，桦树皮是白色的，茉莉花丛和接骨木林中，茂密的枝叶组成了一道道密不透风的绿色墙垣。
　　爱情是季节性的。
秋天的到来结束了公园里的这一切。
叶子掉光了，幽会也随我们一起转移到了海王星游泳馆。
铁门旁挂着绘有天鹅的椭圆形徽章。
每个星期我都会去跟一个比我年龄大一倍的男人约会。
他是个已婚的罗马尼亚人。
我不问他叫什么，也不说自己叫什么。
我们错开时间去。
售票亭碎花玻璃隔板后卖票的女人，明鉴照人的石板地，圆圆的中柱，绘有睡莲图案的墙砖，雕花的木台阶，这一切都应该想不到，我们是来赴约的。
我们先和其他人一起去泳池游泳。
一直要到发汗箱那儿，我们才碰头。
　　当年，每一次这样的幽会都可能引来牢狱之灾。
我去劳动营之前是这样，自我返乡到1968年离开这个国家，那些年情况也是这样。
要是被抓住了，至少要蹲五年牢。
有些人就被抓到了，直接从公园或市游泳池带走，严刑审讯之后，投进监狱，从那儿再送到运河边的监禁营。
现在我才知道，去运河的人都有去无回。
就算回来了，也是一具行尸走肉：身心俱毁，未老先衰，与这世上所有的爱都绝了缘。
　　在劳动营的时候，如果被抓住，我就没命了。
　　……　　土豆人　　……　　六点钟我出发了，夹克里塞着枕头，怕万一集体农庄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偷。
风“沙沙”地吹拂着长满野菜和甜菜的田野，橙红色的野草摇摆着，露珠波浪般闪耀。
其中就有如火如荼的麦得草。
风迎面吹来，整个荒原袭入我的身体，想让我崩溃，因为我是那么羸弱，而它是那般贪婪。
在一片野菜地和一片狭长的金合欢树林背后，是第一座炉渣堆，再后面是草地，草地过去是一片玉米地。
然后就是第二座炉渣堆。
草中露出土狗的头来，它们后腿直立着向这边观瞧。
我看见褐色皮毛的背脊，手指长的尾巴，苍白的肚腹。
它们的脑袋点动着，两只前蹄合在一起，像人类祈祷时的双手。
就连它们的耳朵也和人一样贴在脑袋侧面。
那些头又点了一下，然后就只剩下荒草在地洞上面摇来摆去，和风吹的完全两样，前后就一秒钟的时间。
　　直到这时我才醒悟过来，土狗已经发现我独自一人走在荒原上，无人看管。
土狗的直觉很灵敏，我想，它们在祈求我逃跑。
逃跑现在是可能的，可是能逃到哪里去呢。
也许它们想警告我，因为我很可能早已踏上了逃亡之路。
我环顾四周，看有没有人追踪我。
后面很远处有两个人影，看上去像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扛着短把儿铁锹，没带枪。
天空像一张蓝色的网，笼罩着原野，在远处和大地连成一体，无空可逃。
　　营地里已经三次有人逃跑了。
三次都是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乌克兰人，图尔?普里库利奇的老乡。
他们俄语说得很棒，然而还是被抓获了，被打得不成人样，在点名时被拉出来示众。

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不是送去特别劳动营，就是送到坟墓里去了。
　　这时，我看到左边有间简陋的小屋，一个警卫腰带上挂着手枪。
他是个瘦瘦的年轻人，比我矮半头。
他对我招招手，是在等我。
他很赶时间，我还没有在他面前站定，他就带着我沿着菜田走去。
他嗑着葵花子，一次扔进嘴里两粒，迅速地一动，从一个嘴角吐出壳儿来，与此同时，另一个嘴角已经吃进下两粒，空壳又从另一边飞了出来。
他吃得很快，我们走得同样快。
我寻思，他也许是个哑巴。
他不说话，不出汗，嘴巴耍着杂技，节奏丝毫不乱。
他一路走去，如脚踏双轮，御风而行。
他沉默着，吃着，宛如一部去壳机器。
他拽了一下我的胳膊，我们停下脚步。
在那儿，有二十来个妇女散开在田里。
她们没有工具，徒手将土豆从土里刨出来。
警卫把一行田垄分派给了我。
太阳居于天空的中央，像块烧红的炭。
我两手刨着土，那地很硬。
皮肤开裂了，泥土钻进伤口里，火辣辣地疼。
我抬头时，眼前飞舞着一群群闪亮的金星。
脑子里的血凝固了。
在田间，这个佩戴手枪的年轻人除了是警卫外，还是工头、生产队长、领班、检验员，身兼数职。
妇女们聊天，如果被他逮到的话，他就抡起土豆的茎秆儿抽她们的脸，或者把烂土豆塞进她们嘴里。
而且他一点儿都不哑。
我听不懂他骂了些什么。
那不是铲煤时的咒骂，不是建筑工地的叱令，或者地窖里的切口。
　　慢慢的，我对今天这事儿有了新看法，定是图尔?普里库利奇和他商量好了，让我干一天活，等到晚上再毙了我，就说我想逃跑。
或者晚上把我塞进一个地洞里，一个完全隐密的地洞，因为我是这儿唯一的男人。
也许不仅仅是这天晚上，而是从这天起的每个晚上，我都别想回营地去了。
　　夜晚降临了。
那家伙除了是警卫、工头、生产队长、领班、检验员外，还是营地主管。
妇女们排成行集合点数，说出自己的名字和编号，然后把工作服口袋掏干净，每只手里握着两个土豆等待检查。
她们可以留下四个不大不小的土豆。
如果有一个太大了，就得换掉。
我站在队列的末尾，打开枕头接受检查。
枕头里装了27 个土豆，7个中等的，20 个大的。
我也只允许留下四只，其余的必须倒出来。
这个配着手枪的人问我叫什么。
我说：雷奥帕德?奥伯克。
他拿了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好像它和我的名字有什么关联，然后就是一脚，踢得它从我肩膀上飞过去。
我一缩头。
第二个土豆他没用脚踢，而是冲我的脑袋扔过来，然后拔枪就射，飞行的土豆被击得粉碎，我的脑袋也是。
我正浮想联翩的时候，他盯着我，看我如何把枕头塞进裤子口袋里。

他扯着我的胳臂把我拉出队列，给我指指黑夜，指指荒原，就是我今天早上来的那个方向，仿佛他又变回哑巴了。
他让我就立在那儿。
他命令女人们齐步走，自己跟在队伍后面朝另一个方向走了。
我站在田边上，看着他和女人们一行越走越远，心里却明白，要不了一会儿，他就会离开队伍独自回来。
一声枪响，又没人证，这就叫：试图逃跑，就地枪决。
　　那队伍像条褐色的长蛇越来越小。
我站在那一大堆土豆前像是生了根。
我渐渐明白了，有什么约定的话，也不是在图尔? 普里库利奇和警卫之间，而是在图尔和我之间。
这堆土豆就是那个约定。
图尔要用土豆来付我围巾的钱。
　　我把浑身上下都塞满了大大小小的土豆，连帽子里都是。
数了一下，一共273 个。
饥饿天使帮了我忙，它可是个臭名昭彰的窃贼。
然而帮过之后，它又变成个臭名昭彰的施虐者，抛下我在回家的长路上独行。
　　我出发了。
不一会儿我浑身上下痒起来，头上有虱子，脖子前后有虱子，腋下有虱子，胸前有虱子，阴毛里有一团团的虱子。
在雨靴的裹脚布里，脚趾之间不用说是奇痒了。
要搔痒就得抬手，可袖子里塞满了土豆，如何抬得了手。
要走路就得弯膝盖，可是裤腿里塞了土豆，弯腿也做不到。
我拖着步子挪过了第一座炉渣堆。
第二座怎么也看不见，抑或是我没注意到。
那些土豆比我还重。
要想看到第三座炉渣堆就难了，因为天色已经很暗了。
满天的星斗都连起来了。
银河从南流向北，理发师奥斯瓦尔德? 恩耶特曾经这么说过，那次他的第二个老乡没逃成，正在营地操场上示众。
要想去西方的话，他说，就得跨过银河，再向右拐，然后照直走，一直保持在北斗七星的左边。
不过我始终没有发现第二座和第三座炉渣堆，回程它们应该出现在左边的。
我宁愿随时随地受人监督，也不愿彻彻底底迷失方向。
金合欢树，玉米田，还有我的脚步都披上了黑色的斗篷。
野菜的头注视着我，像人的脑袋，留着各式各样的发型，带着各式各样的帽子。
只有月亮戴着一顶白色的女帽，像护士一样轻抚着我的脸。
我心想，也许我再也不需要这些土豆了，也许我已在地窖里中了毒，已经病入膏肓，自己还一无所知。
我听到枝叶间断续的鸟鸣，远处幽怨的低语。
暗夜中的侧影是会流动的。
我心想，别怕，要不然会被它们淹没的。
为了不去祷告，我对自己说：　　一切持久的事物都不会随意变化自己，它们和世界之间只需要一种唯一且永远不变的关系。
荒原和世界的关系就是隐伏，月亮和世界的关系就是照亮，土狗和世界的关系就是逃逸，杂草和世界的关系就是飘荡。
而我和世界的关系就是吃。
　　风呢喃着，我听见了母亲的声音。
离家前的最后一个夏天，在饭桌上，母亲说，别用叉子戳土豆，它会散的，吃肉时才拿叉子。

这话她不该说的。
母亲当时肯定无法想象，荒原识得她的声音。
在荒原的黑夜中，土豆曾经扯着我向地上坠，头顶繁星无比刺眼。
当年在饭桌上，谁也料不到，有一天我会像一只衣柜那样拖曳着步子，穿过田野和草地，向营地大门挪去。
谁也料不到，仅仅三年后，我成了个土豆人，在黑夜中形影相吊，把回营的路视为归家的路。
营地大门口，狗吠叫着。
那音调在夜里分外高亢，总是跟哭声相仿。
或许图尔?普里库利奇和卫兵说好了，他没检查我，就摆手放我进去。
我听见他在背后笑，脚步笨重地在地上拖。
我浑身塞得满满的，无法转身，或许他是在模仿我僵直的步态。
第二天上夜班时，我给阿尔伯特?吉翁带去了三个中等大小的土豆。
或许他想在左右无人之时，到后面开着口儿的铁篮子那儿，用火烤了吃。
不过他不想。
他拿起每个土豆端详一番，然后放进帽子里。
他说：为什么刚好273个土豆。
因为摄氏零下273度是绝对的零点，我说，不可能再冷了。
这会儿你搬出科学来说事儿了，他说，你当时肯定是数错了。
我不可能数错的，我说，273这个数字不用人数，它自己会数的，它是个公理。
公理，阿尔伯特?吉翁说，你当时该想点儿别的事儿。
嗬，雷奥，你能逃的呀。
我给了特鲁迪?佩利坎20个土豆，算是还了她的糖和盐。
两个月后，就在圣诞节前几天，273个土豆全吃完了。
最后几个长了青绿色流曳的眼睛，像贝娅?查克尔一样。
我在想，有一天是不是该把这告诉她。

编辑推荐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作品集首次登陆中国　　十部作品，震撼上市！
翻译阵容超级豪华，齐集全国著名的德语文学翻译家。
这是一场庄严的阅读仪式，还是一次华丽的黑色冒险？
米勒的语言具有无可匹敌的质感、奇幻以及穿透力，带你领略文字的“诗性与残酷美”。
本书是赫塔·米勒的长篇小说，被誉为一部气势磅礴，夺人心魄及令人谦恭的小说，甫一出版便获得了德国书奖。
“说不出来的东西还是可以写下来。
因为写作是一种沉默的行动，一种由脑至手的劳作。
”　　——赫塔·米勒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辞　　“赫塔·米勒以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直白，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图景。
”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　　○在我的劳动营岁月之前、之中与之后，我有二十五年的时间生活在对国家与家庭的恐惧中，畏惧那双重的毁灭：国家把我当罪犯囚禁，家人把我当耻辱放逐。
○我从未像在劳动营的五年里那样坚决地抗拒过死亡。
抗拒死亡勿需用自己的生命，只需一个尚未完全终结的生命就够了。
○一切持久的事物都不会随意变化自己，它们和世界之间只需要一种唯一且永远不变的关系。
荒原和世界的关系就是隐伏，月亮和世界的关系就是照亮，土狗和世界的关系就是逃逸，杂草和世界的关系就是飘荡。
而我和世界的关系就是吃。
○回乡后，每一种感觉每一天都有自己的饥饿，都要求给予回应，可我无法满足它们。
谁也别想再靠近我。
我被饥饿吓怕了，人们难以接近我，不是因为我高傲，而是因为我卑下。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